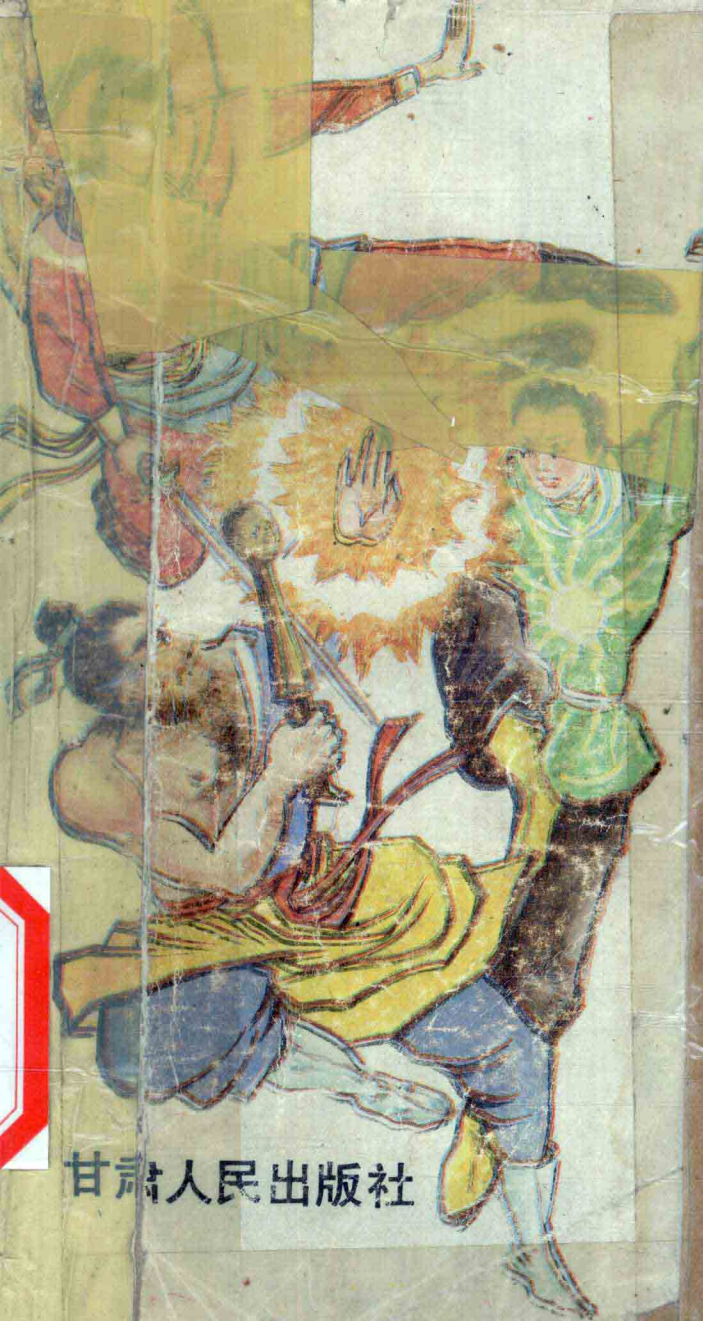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原女

古 龙

中 原 俠 女 題 詞

本书为新派武伸小说名著，是金庸先生的又一杰作。该书情节曲折，惊涛骇浪。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几经生死，练好了一身盖世武功悟出了武学之精华，九死一生与江湖上一些歪门邪派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死决斗。能破镜重圆，重振精武。此书即有惊间离奇的江湖恩怨又有情义绵绵的儿女情仇。使人读着仿佛身临奇景忘乎所以，叫人读后，惊心动魄，回味无穷！请看中原侠女，下集。

目 录

一 千秋堂.....	5
二 危机隐现.....	44
三 海上奇遇.....	92
四 杀手扬名.....	136
五 发生剧变.....	187
六 波涛汹涌.....	231

一千秋堂

立春正月，广州。

春天的气息一动，位于中国南方的大港口——广州，即进入一种空气溶化的状态。

清冷的街道被溶得热闹起来，灰暗的大海被溶得碧蓝起来，就连广州的老骨头，也从寒冬的僵硬中，被溶得筋络畅通。四肢灵便起来。

广州和其他中国的古都名城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自古以来，即是一个南方大港。

一个会有世界各地的大船，跑来聚集的大海港。

住在内地的中国人，假如碰到一个碧眼金发的外国人，恐怕立即以为自己碰上了妖魔鬼怪。

但广州人却个个知道这些长得不太像人的人，是坐大船从不知啥子的地方漂来的。

一个住在内地的中国人，假如听到这些长得不太像人的“动物”，会口出人语，只怕立刻五体投地，拜为天神，加上祝祷祈福一番。

但广州人却不以为奇，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老外的国眼他们一字一句学起来的。

尤有甚者，还讥笑这些学中国话的老外，个个讲烫著舌头一样，句句含糊不清，可见乃非人也。

由于自古以来，官方便极力拓展与南洋各国的，于是广州城内到处可以见到南洋人，印度人，

至阿拉伯人。

这些老外各据城中一角，各有所图，但最大的目的还是作生意赚银子。

如此一来，广州城可说是商业鼎盛，繁荣无比。不但中国内地的人聚来赚钱，外国人也蜂涌而至，在交织成一股特殊的风情别味。

但越热闹的地方，也是问题越多的地方，人跟人一凑合上准会有冲突磨擦发生，彷彿就是自然的定理了。

何况，有人还不把人当人看啦！

入夜时分，街道上散著收工回家的人，忙了一整个白天后，大家全带著疲懒的神态，舒松地走着路。

蓦然间，城门外喀喇喇地冲进三匹快马，飙风似地飞驰而来，扫得街上行人像秋风里的落叶，急向两旁翻开。

一刹那间，三匹快马又在街道的另一端，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于一无被搅得扭紧神经的行人，想开口骂骑马的人一句冒失鬼，都来不及看正眼。

一个卖菜的中年汉子，一边收拾倒在地上的空担子，一边忿忿道：“娘的，谁进了城还骑那么快的速度，奔丧也不用这么急啊！”

一个当伙计的年轻人应他道：“大佬！那么快谁看得清！不过，好像是三个汉子。”

菜汉子嘀咕道：“废话，当然是汉子，女人那有人骑的马。”

计被人抢白一句，也不生气，自己傻笑一声，转回

上又恢复原先懒散的气氛后，城门边才幽幽闪进

一个人。

他先驻足望了望留在街道上的蹄印，方正的脸上闪过一丝古怪的表情。

随即，他用一顶斗笠遮住自己颇为有神的浓眉大眼，低下头掩去坚挺的下巴，和一部硬扎的大胡子。

然后举步匆匆走入街道边的小巷，绕过几条窄巷，来到一间小平房前，又左右观望一会，才放心地举手敲门。

门里一个老汉应道：“谁啊！”

汉子压低声音，小心回道：“小弟史进呀！乔大哥！”

乔老头将门打开，史进也不等他开口，急闪入门，又回手叭地掩紧。

乔老头吃惊地打量着他，奇道：“怎么你有空来这里啊？”史进喘了口气，叹道：“我只留一宿，明早就得走！”

两人进了屋里乔老头一边张罗茶水，一边道：“既然来了，就多盘桓几天，怎么明天就要走呢？”

史进呷了两口茶，道：“现在我有祸事上身，你也别留我了，只烦你一件事。”

乔老头骇然道：“什么事你如此紧张呢！难道局子里出了什么差错？”

史进抬眼正视着乔老头，半晌才道：“镖局已经完了，如今我为了避祸，只得出海去，你有没有门路？”

乔老头怔了怔，颤声道：“这，这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前阵子才听说咱们镖局保了趟风光的镖，我心里正高兴着……。”

史进坚毅的方脸，突然聚了聚，双眉一锁。叹道：“乔大哥，你已经退出江湖这件事牵涉太大，你还是别问了，只

救小弟一命吧！”

乔老头将脸一扳，不悦道：“怎么对我见外起来了，不管怎地我总是跟了你爹跑了半辈子镖，眼看着你长大成人，又眼看着你接了你爹的棒子——。”

史进挥手阻止道：“别再说了，我接了镖局后，虽然将镖局的声誉打得更响，现在却整个将它砸了。我对不住我爹，所以，我必须活下去，留一口气将它抢回来”。

乔老头急切地道：“到底什么事，你得告诉我，我才能帮你呀？”

史进沉默良久，才幽幽：“我得罪了江南诸葛世家，他们买通金老三这个无耻的小人做内奸，将我的镖局霸占了过去，又要杀我灭口，事情就是这样。”

乔老头骇异道：“好端端为什么得罪了他们？”

史进又固执地摇摇头，道：“事情尚未明朗，你还是别问了。”

乔老头长叹一声，他知道对史进这种又硬又嗅的人，自己能逼出来的话，就只有这么多了。

只好一边叹着气，一边准备晚饭，两人各怀沉重的心情，胡乱地吃了一下。

收好碗盘，乔老头才沉吟道：“要对付褚葛世家只有找千秋堂了，他们一定帮得了你。”

史进皱起眉，道：“千秋堂家大业大，我只不过是位镖局的总镖头，他们那里放在眼里。”

乔老头道：“千秋堂李堂主是个大好人，最是古道热肠，而且他也认识你爹，虽然没什么交情也算是江湖上的道友，他不会不管这件事。就算不出面去对付诸葛世家，救你一

条命，也是举手之劳而已。”

史进兀自不同意地道：“千秋堂和诸葛世家百年来一直统领江南，各占势力从没听说他们有什么冲突可见已有交情，我这一去，岂不正好自投罗网？”

乔老头道：“哎！这你就知道了！他们没斗起来是因千秋堂一直让步的原因”李堂主是个好人，不喜欢看到争强斗狠的事情发生。所以才能相安无事啊！”

史进闷哼道：“那不就是说千秋堂怕了诸葛世家，甘愿做老二了！那还有什么说的？”

乔老头大大摇了几个头，道：“千秋堂的势力一直是在沿海各省，而诸葛世家则在内地沿长江各省，可说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李堂主忍让的，也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人事过节。这点诸葛世家也是有自知之明，否则以他们的野心，早就吃过来了，那会相安无事？”

史进喘了口气，道：“以诸葛世家的作为，他们早晚要并吞江南，然后进而统一武林。千秋堂再这么缩龟脖子，早晚也要丢家丢业的。”

乔老头倒抽一口气，急道：“你到底听到些什么消息？为什么说出这种话？”

史进神色一转，摇头道：“事情还不清楚，你别问了，难道除了找千秋堂，没有别的路子送我出海？”

乔老头一急不禁有些发怒，沉声道：“你说人家缩龟脖子，你自己岂不缩得更厉害？老想着逃出海，难道出海就能拣回你一条命？”

史进肯定地点点头，道：“我想是的。”

乔老头怒道：“想！光想就行吗？出海也是卖命哪！十

个出去不见得能回来五个哪！人家还是熟手，你也不想想自己是个旱鸭子，看惯路上风光，海上面的你一点不知哪！”

史进坚定地答道：“不懂我可以学，学到我懂为止。”

乔老头莫可奈何地咕哝道：“只怕那时你已没了小命罗！”史进双眉一轩，不悦道：“你别老泼我冷水，我心意已定，如果你不帮我，我自己找出路去！”

说着便站起身，拿过斗笠，准备走路。

乔老头气急败坏地拦住他，顿足道：“我劝你哪！怎么你这臭脾气老改不了，一言不合意，就掉头要走，你当我乔松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吗？”

史进咧嘴一笑，道：“就因知你不是，才来找你。”

乔老头怒喘一声，摇手道：“我真服了你，好吧！我带你去见个人，看看他能不能送你出海，你一切听我安排，别打岔坏事喔！”

史进大喜，笑道：“这我知道，在路上我是总镖头，出了海只是个小学徒，这中间的差别，我自会分得清楚。”

乔老头无奈地道：“还没搞定哩！我的少主人。”转身在箱子里拿了包东西便带了史进掩门而出。

两人在巷子间摸黑前进，又绕又转的颠簸半天才见眼前一亮，原来已到了码头边。

史进伸长脖子遥望码头那边的大海，黑忽忽的浑像一山水墨，什么都是望不透的黑。

他兜头迎过一阵海风，机伶伶打个冷颤，两只大眼似乎被染得黑亮起来。

乔老头走向一排木屋，那边灯光闪烁，五，六个汉子正围在屋前的空地掷骰子赌钱，吆五喝六的声浪，在海风中显

得又冷又清，一点赌场中的喧哗气氛也无。

但这些人还是玩得兴致勃勃，个个油光满面，挥拳顿足，赌得浑然忘我。

乔老头上前恭敬地打揖道：“打扰各位大哥，不知张五爷在不在？”

一个年轻汉子抬起头，瞅了半天，才张口笑道：“原来是乔镖头。”说着便站起身。

一个黑汉喳呼道：“小马！你想趁机开溜是不是！”

另一个留髭的中年人笑道：“放他一小马吧！，他快输得脱裤子了。”

一语引得众人开声大笑。

小马脸上一红，不服地叫道：“奶奶的！明天看我赢得你们叫爷爷！”

几个大汉一阵大笑，有几个用粗话顶了他一句，便又专心到骰子上去了。

小马将乔老头和史进带到一间较矮小的木屋，招呼他们坐下，才道：“五爷有事出去了，恐怕夜里回不来，你佬找他有啥事？”

乔老头一脸失望，道：“我这个堂侄对船上生活有兴趣，我想来问五爷缺不缺人哪！”

小马打量史进一眼，笑道：“这位大哥怎么称呼？”

史进犹豫一下，乔老头已接口道：“他是我一个义兄的儿子，叫王大通。”

小马点点头道：“大通兄，船上的活可不好干，你会后悔的，不如在城里找个事干吧！这样乔镖头也好照应你嘛”

史进微微一笑，道：“听说出海赚钱多点，只要有机会

，苦我是不怕吃的。

小马看他身材高大，肌肉结实，两只臂膀又粗又硬，看来就是一个可以吃苦的材料，遂不在相劝，只是摇头笑道：“当初我也是这么想呢！那知道银子是多点没错，苦头可更多喔！”

史进笑道：“但你也是熬过来啦！”

小马苦笑道：“在那种情况下，不熬过来也不行哟！”

乔老头插口道：“你可知张五爷去了那里？”

小马喘了口气，道：“被我们那凯子少爷叫去的，这会儿准在上刀山下油锅，所以，你佬可来得真不是时候。”

乔老头瞠目道：“五爷做事一向谨慎，怎会被李三少爷叫去责备呢？”

小马低下声量，说道：“你佬又不是没听过我们那凯子少爷做事，一向不按理出牌，他高兴怎地就怎地，谁敢吭一句呀！”

乔老头急道：“难道五爷得罪了他？”

小马道：“谁敢得罪他呀？你不敢去惹他，他可会没事就来揪你一把，你又有什么办法？”

乔老头道：“那么是出了什么差错？”

小马放低声道：“还不是为了大鼻子的事，你佬不知吗？”乔老头摇了几个浪鼓似的头，一付急想知道的表情。

小马见找著人嗑牙，立即眉飞色舞，盘起两腿，急切地说道：“两天前一个包白布的大鼻子，叫什么好事多磨的，拿了几件翡翠饰物，来找张五爷作买卖。那知货是假的，咱们五爷干这行已经三十多年啦！那会上他的当，于是，一扫描把将那大鼻子给哄了出去，那知就给哄出麻烦来呀！”

乔老头奇道：“这些蛮夷心怀不诡，五爷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对嘛！”

史进心里嘀咕道：“那有人叫好事多磨这种名字，小孩乱给人戴称呼。”

小马口沫横飞地续道：“赶是没错，错在赶得太急，把那些假货给砸烂了。所以那个大鼻子一口咬定要五爷赔，三只芝麻大的马竟然要一百两金子，你说这不是岂有此理嘛！”

五爷火气一上来，本想打扁那个好事多磨，人家劝他别把事闹大。谁知好事多磨真他妈有种，竟然有脸告到官府，说我们千秋堂打坏他的货，不赔也罢了，还诬说是假的。”

乔老头悚然道：“那岂不是将事真个给闹大了！”

小马笑道：“千秋堂是什么来头，官府当然不信，照样将那大鼻子给哄出衙门。坏就坏在这好事多磨诈不到钱，就沿街哭诉，好死不死的给我们凯子少爷撞上了。”

乔老头道：“可是错不在五爷啊！”

小马道：“哎！凯子少爷既然答应帮这大鼻子，就会帮到底，他那管什么是非黑白，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

史进听到这里，心中暗道：“没想到千秋堂竟出了这种少主人，是非黑白分不清不说，还一意孤行，难怪手下都背后谗称他凯子，当真是天助诸葛世家吗？”

乔老头长叹一声，似乎也想到了这点，口里道：“那五爷这几天心情一定不好了。”

小马眨了几下眼睛，笑道：“乔镖头，我看不如你带著王大哥直接去求见伍老爷吧！他也是江湖上有字号的人物，一定肯帮你的。何况王大哥体格这么好，一定也练过两下子，说不定伍老爷会提拔他在总堂里当差呢！”

乔老头叹道：“我们这种走江湖混口饭吃的小人物，那敢去冒犯伍老爷那样的大人物呢！”

小马笑道：“你们是走江湖的，江湖人物那分什么大小了，像我们这种干活的，才有大小之分嘛！你不去试试怎知道了？伍老爷最是有眼光识才的，只要有本事，就怕见不到他，那有不敢去见他的道理。”

这番话似乎将乔老头给说动了，因为他知进史道是个有本事的人。

沉吟片刻，他才起身道：“小马哥，真谢谢你了，我们也该告辞了，这点小意思给你喝个茶水吧！”说著递了一两银子过去，见小马正迟疑选还不定，便塞入他手里嘴里呵呵直笑。小马笑呵呵地道这是贪财啊！伍老爷每天晚上都去老吉茶楼听书喝茶，你找他上那儿最合适了。”

乔老头连声道谢，带着史进辞出小木屋，走向原路。这时，史进才开口道：“我看咱们别找千秋堂了架子那么大，规矩又那么多。”

乔老头道：“哎呀！在广州城想出海没经他们点头，那出的去呀！就忍一忍，磨磨你的硬脾气吧！混饭吃跑江湖，完全是两码不同的事那！”

史进皱眉道：“难道广州城内所有的船全是他们的？”乔老头道：“除了蛮夷开来的船外，全是他们的字号，这点你可要牢记了，由广州出去的船，你不说自己是千秋堂的人，人家就会欺负你那！”史进怒道：“这简直是恶势力！”

乔老头摇头道：“哎！话不能这样说，你看事情不能只看一面就下论断呀！那个地方没地头蛇呢？”

史进虽没话可回，却仍愤愤不平地怒嚎一声，两人摸黑

正走着，迎面另一条窄巷突然急闪出一群手拿灯火的汉子，可和的和他们撞个正着。

乔老头一个踉跄，差点跌倒，还好史进及时拉住他。只听一个粗鲁的声音吼道：“码头上还有几个人史进见他一点道歉的意思也没有，还这么趾高气昂地呼来喝去，忍不住火气直往上冒，双拳一紧，就要出言顶撞。”

乔老头却握紧他的手腕，开口道：“大概五六个吧！一个灯笼照上他俩的脸，那粗鲁的声音又吼道：“原来是过路人，有没有撞伤？”

乔老头忙道没有，没有。”话才说完，觉有人塞了几文钱在自己手里，正想开口说话那群人又一阵风似的卷走了。

史进连喘几口大气，才使取已说话的声音，能平静和压低，他怒道：“这些人准是千秋堂的爪牙，真是岂有此理！”乔老头将五文钱在手上丢了丢，笑道：“这人家已经给脸啦！别不识趣，走吧！”

史进兀自不顺气，沉声道：“有几个臭钱就能摆平全天下吗？”乔老头喘了一声拉着他急急走开，说道：“从现在起，你这种话拜托请搁在肚里嚷，别说出来呀！”两人才走出二十来段，背后又传来疾风似的喧哗声和脚步声，那群汉子找了码头上正掷骰子赌钱的人，又回头匆匆走回。

乔老头两人赶忙闪到路旁，让他们先行走过。忽听小马叫道：“乔镖头，你老还没走远那！”乔老头忙道：“人老了当然就慢多了。”

小马离开同伴，凑上来小声道：“那瞧热闹去吧！也许可以有机会给王大哥谋个门路呢！”

乔老头忙道：“什么热闹？”

小马急呼呼道：“走吧！到那里就知到啦！”乔老头道：“好我们随后赶去。”小马便迈开步。跑回同伴群中。史进丝毫不想去凑热闹，只好道：“既然你这么说，那不如我们直接去找伍老爷，现在就去吧！”

乔老头笑道：“那也得跟着他们走啊！老吉茶楼在那边那”史进皱眉道：“难道那个伍老爷也是爱惹事的人”

乔老头道：“你这么说，就表示你没听到这个人的来头，他是伍紫水呀！江湖上人称“紫水先生”，二十年前就以一把白玉扇称雄江湖武林，那柄扇子上写着紫骍水清四个大字，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史进吁了口气，道：“原来是他，难怪你说他是个大人物，怎么像他这种游龙般的人物，也曾替千秋堂作事”

乔老头道：“这个外，人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他是千秋堂的铁三角之一呀！”

史进挑挑浓眉，不解道：“铁三角？”

乔老头道：“就是现任堂主李承秋，还有伍紫水跟赵简三个人哪！近十年来他们三个人的名声如日中天连海外的蛮夷都知道他们的来头，千秋堂在他们的带领下，事业一天天扩张，连船都去过波斯哩！”

史进却悚然地失声道：“幽灵剑赵简？他也在千秋堂，我的天！我还以为他已退隐江湖了。”

乔老头笑道：“也算是啦！他们自从接管千秋堂之后，就专心于海上的事业，和岸上的生意，已很少跟江湖人物打交道，更不过问江湖上的事了。”

史进大惑不解，连连摇头，咕哝道：“这到底为了什么呢？难道为了赚钱？这又跟他们以往的为人事迹不相符合啊